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

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二十九卷

記

博州高唐縣學記

冠氏縣新修學記

清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沈丘縣學記

祁州新修學記

林慮縣學記

慶州新修帥府記

照碧堂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九

記

博州高唐縣學記

始余讀史記至西門大夫治鄴投巫姬三老禁爲河伯取婦喟然嘆曰賢哉西門大夫稍行四方見今爲縣令者論罪人適榜垂耳亦具獄乃決佐史自旁持之至上下顧莫敢誰何於是益太息知豹爲不可能其後讀律令見所以繩吏者甚具更悟曰法如是耳晚得高唐令王君聖塗而異之聖塗爲高唐非能外律令用其意也而獨規矩捨攘之中從容以和夫使騏驥得原野則勢便利至里門曲難六轡不亂而所投無差難矣哉高唐民貧聖塗惟不奪其時民以富縣有孔子廟歲久壞弗治學者莫至風雨草生之可羅雀也聖塗曰我豈得勿憂猥自安曰非不能或不可姑以俟後人而已哉舉而新之鳩材庀工人罔告勞也又教其邑中君子小人以學道之美武城絃歌達于四境余聞而喜曰非有爲則難以莫之敢爲而爲之則難古

者其美是人也嗟嘆之永歌之亦使睦者歌吾子可也故爲詩以遺其邑人俾不忘王君曰高唐之學兮王君之作兮王君去我誰吾與覺兮誰使此微兮而舉則希兮王君去我誰吾與歸兮元豐四年七月丙戌學成十一月戊子潁川晁補之記

冠氏縣新修學記

太師路國公畱守北都余故人鄭君爲其戶曹掾數持檄出潞公曰鄭叅軍才無俾去府中卽奏以爲其法曹掾公還雒鄭君亦去爲冠氏令冠氏父兄聞鄭君來咸賀曰是公所奏以爲其法曹掾者也相與戒其子弟無犯鄭君法故時冠氏人務衣會知學者鮮朝廷方以丁聯兵鄭君從容不擾人安鄭君爭趨令無幾何則習擊刺馳射足任矣鄭君出野民有歌者曰犀邪兕邪檢棣者懲邪鄭君曰嘻有勇而無義安可乃爲之布約束無不信驚者執之它日出野民又有歌者曰無以吾乎殲殲者方作無迺吾鄭君不樂鄭君曰民庶幾可教也歸酒埽召其僚與賦詩飲酒言治民之意見

諸生問所以學而別其秀民民益勸乃卽孔子廟爲學學成又率諸生日談經其間諸生自它邑者常屬絃歌釋菜洋洋也於是民以爲榮爭遣其子弟往觀頗改服爲士矣間以書抵余願有述余曰士學古入官有人民社稷豈其一切効俗吏如不及者乃鄭君所謂不忘其本者非耶因采其行事本末可爲邑人道者刻石學中俾無忘鄭君鄭君名僅字彥能彭門人嘗從彭門守睢山蘇公游蘇公稱其良士始知名元豐七年八月甲午濟北晁補之記

清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羣有司所治異事而事之在縣者十九以其十一用心乎治之本則力不給故雖有庠序教化亦十九不舉一有舉焉令之才足以任事可知已魏爲天子北都而清平爲畿縣竝河水數至自慶曆逮治平縣再徙不復立孔子祠爲屋居神民往來猶原上也令始至吏導之拜屋下歲春秋釋奠爲次草間吏曰卽次乃卽次曰行事乃行事曰禮畢乃

禮畢俛默而出不復省或告曰此宜省則頓感曰
吾有公事不暇也若是者有年至風雨屋壞不支
縣之民爲士者滋少令錢侯之來惻然悲出涕表
同彷徨顧相其地得舊材瓦甃在官者幾具始復
與之人歡然從不勸而成有堂有筵兩廡四牖館
廩有所若祭器咸在而人不病斯已才矣夫儒術
之於成民欲久於其道則爲功緩故急於人知者
忽之錢侯不以人之所急者爲先而急於人之所
緩則其賢又可知已由是詢諸邑人其大者旣舉
其細者有不治余不信也錢侯名唐卿字元輔余
王姑之子云元豐六年二月乙丑北京國子監教
授晁補之記

沈丘縣學記

民可以誠化而不可以文治吏功可以歲月致而
不可以一朝成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又命之教而
爲學使各以其身化於其國然中材之君意竭於
有爲而先王之事業曠時而不一覩况夫後世吏
不得久於其官而庠序之教已微更有愛民不苟

之心不幸或不得爲而去或雖爲之名具而實亡
以其鹵莽滅裂僅存之餘而施之其久壞不安之
俗故爲其事而無其功豪傑遠識之士以謂是區
區何益於爲民而不爲中材乍存乍亡而不肖者
盡棄不省而好更張喜事者乃始務修此以盜名
於衆人不爲之中則學之存否於吏治之損益信
未有繫也蓋如卓茂魯恭其治至使民相仁愛不
犯有司而亦不聞其朝夕與民誦詩讀書舞樂釋
萊常常從事於此而惟其誠心實事則固有以得
之然俗吏至或一切務簿書獄訟財賦無愛民之
意士亦不本鄉黨庠序而游談四方專以干祿於
此以爲文不足爲或不得久而不爲則至於俗廢
弛已甚本又不立孰從而維之譙郡張柔文剛好
學而有文爲令沈丘嘗曰位無貴賤皆可以行志
民無古今皆可以道理齊也則欲以其學試之沈
丘使民於衣食必以時教民於相收養必以孝弟
廉恥三年而民有改文剛喜曰吾所知信是吾民
可與言矣乃從其邑子論古之學者所以治心修

身非干祿之意而士亦欣然相與化之乃建學孔子廟中貌像堂室東西序之房與祭器廩庖皆有所益爲屋四十楹可以待鄉先生之講道而來子弟之願游者屬補之記補之曰世之所患先王之事業不可爲非先王之事業不可爲而其勢不得爲治天下有本而徒於其末救之則智不勝無以爲之大而僅爲之小則力不足雖然導民之道唯其所欲無不可成民嘗見者則識之嘗爲者則能之耳目習熟於此而中心不喻人情無有也文剛於是能知其本則其所施設宜有先後非特以備觀美人爲亦爲而已武城絃歌夫子戲之曰割雞焉用牛刀然亦各以教其人使知道則子游之意卒乎爲是以爲不告朔而餼羊可遂去則夫子之所悼也民常病詐而至其化上之所爲則甚信晉之儉秦之好車馬鄭衛之音宛丘之婆娑以詩書所記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近者當其一時上之所爲豈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其漸靡使然朝鮮去箕子千載至漢時其民飲食猶以邊豆民不

相犯恥淫僻其後吏及賈人往者稍侵之俗乃益衰朝鮮夷貊况中國哉後之來者嘗無忘文剛所欲爲則沈丘之民雖使世世知好學俗純厚易治無不可也元祐二年五月十日晁補之記

祁州新修學記

先王以禮爲天下禮行而民有恥以樂爲天下樂行而民鄉方以庠序養天下之才而君子之學洋溢於四海先王之須數者以治如此而自後世視之則常若迂遠而不切於治之情夫古與今一也而先王之用禮樂則如帛縷之於衣穀米之於食每須而常効而後世之用之則如觀殊類之好而名異國之物雖存而猶亾射鄉食享謁襲之文而邊豆之器鍾磬祝歆綴兆之容而搏拊之節是先王之所朝夕用以爲禮樂者也而行之於後世則文齟齬而情不安若度十指而合方圓非聖人復生不可得而定是先王之禮樂終不可用於後世也然而後世亦何嘗一日而無禮樂賢君良吏誠心於爲治各因其世所用者而用之以合恭敬而

交歡欣亦不見其少雖聲音服器減裂於已壞之餘而參差於不同之緒至雜野人里巷之說而用之蓋禮樂自此而亾然亦或自此而存何則其文異其實在也至於庠序先王之所以教人事父兄親宗族而善鄉黨內之於治心行已外之於事君牧民蓋亦如此而止矣而世之爲士者聞先王之教則漠然若非其身之所當任而惟其文詞記誦所以干有司者爲師儲粟闢屋而俟之三歲而一取士集於堂者如市否則掉臂而不顧蓋僅有存者夫如是則州里之有學特以爲求仕者之舍耳而於治誠何補哉然盡棄而不舉專以文法賦歛目前之所急者爲務則民益野一州而有學則一州之爲士者多一邑而有學則一邑之爲士者多使夫世之所謂賢有知者不出於士則已賢有知者而必出於士則爲士者多蓋先王之教所以在也河北自五代兵革遷徙之餘而士日少至本朝百有餘年朔方之民得安於衣食而偉人巨公間出於其地仕於四方以文學政事顯者往往而有

祁州又支郡而求舉於有司者率常百餘人舊有學不復葺學者至散而入他郡宮苑使重侯之爲守始至慨然以爲先務而郡貧力不足以爲乃歛萊圃之課當入於守者日二千錢舉而新之繕其圃之入以其半爲學者之食其居處安其資糧足而無患矣復得前進士彭城趙君懷之以教授學者學者日至絃歌之聲遠聞使其子追以書抵補之求爲記補之以謂自三代之亾由秦漢至於今所以教養人材者固無復先王之舊凡幾百千年矣而忠臣孝子仁義之人操守廉潔之士器足以任重而致遠明足以解疑而釋惑彊足以勝難而處劇朝廷用之則重捨之則輕天下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亦凡幾何人而豈其必出於先王之庠序亦各因其世所有取之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若物之精華不可得而揜終不以教養非是掩曖而不出亦何必曰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十有三年而舞勺成童而舞象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論辨而升黜之一切皆如先王時而後得哉有

誠心若古之人則處今之事而要古之効何適而不可冀遂黃霸漢之良二千石此兩人何必文武成康之吏其教民成俗亦何必文武成康之法而正使文武成康之用吏亦不過如此歸於治而已雖然此可爲通人道難爲守文不知變者言也董侯以文法中第而不用顧以其才雄於諸將武人之間而其政事施設先後如此惜也其試之小不獲試之大也故序其意而刻之

林慮縣學記

先王之治其實不可爲也而文可爲夫文亦安足爲哉蓋文者實之所寓而存也并文而去之實之所存與有幾然則存其文是存其實也遵古人之跡而爲之加以誠心不倦而能久則實斯可幾也已食飲以邊豆夷而有先王舊也則朝鮮可求禮被髮而祭於野中國而用夷事也則伊川爲戎此非夫文存則實存文先喪則實并亡者乎故魯不棄周禮則君子以謂未可動子貢欲去餼羊則聖人以謂我愛其禮此深知爲治之意者其於守先

王之故本末惟謹雖其既絕之緒不可復之餘而董董焉不欲其廢而不舉者如此也無棣劉君演好學良士其爲林慮令也下車而問庠序之政若令之事莫先於此者而先聖之祠有堂而無序風雨屋壞雀鼠之所舍不足以備登降供禮事劉君愀然不樂以語其僚曰此於事若緩而急者吾聞之君子米鹽獄訟吏之力可以朝夕爲者至焉則爲之一日去則已矣若夫事之大而緩者則其舉百一益未嘗爲而去者相輩也我不敢以後吾之所急顧一錢一工之在官者今不得專焉使吾常知所急而不敢後日儲之不足歲儲之有餘則學之成其必有時矣蓋自始至至將去踰二年而學成爲屋五十有五楹貌像一新講有堂休有房廩膾餽饗有所賓客諸生之至者曰美哉昉於此前此無有也於是乃介其主簿真定耿君轍求文於補之以記之耿君儒者道劉君所以治其邑事皆若此一二修舉類不苟然者士相與歌其能民聞其欲去而戚者甚衆也人之言曰以儒術緣飾吏

事儒術之不可一日無也如此咎者子產爲鄭陳伐之子產能以其衆入陳益數俘而出致地而還以獻捷於晉而晉人猶難焉子產陳周之德數陳之罪甚順而有禮晉人乃受之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夫子產之功不在其對晉時而晉之受之又不在其功可尚卒之其事所以顯而不泯者獨其文辭足以發之若俗吏一切用力於簿書法令之間而不知緣飾有禮義何足道哉然則劉君以謂於事若緩而急者不可忽也

慶州新修帥府記

上即位之元年憂勞遠人欲與之休息詔邊臣按兵自守毋生事疆場有不如詔旨務利者罷斥之先是文正范公與今右丞相父子帥慶皆有恩德在慶人上方招延老成而丞相以給事中召自慶且大用矣朝廷旣難其代而謀慶人之所安者於是朝散郎直龍圖閣范公自京東轉運使擢環慶路經略使知慶州詔曰爾尚無忘爾父兄之功公拜稽首就道且公嘗使陝西攝帥事慶人父老聞

公來咸賀未至而其心已安之雖其宿將悍士以公家世聲名惠澤與其所施設素信於心皆拱手待令愛行而威不試於時朝廷方寬征役民復田畝歲屢登虜芻牧相望公戒邊吏姑謹備得謀者勞遣之使語其酋曰爾無犯我我不侵爾毫髮虜不敢動民既不見公有所爲而寇入稀愈益安公政成而無事矣先是慶州官府庠陋朝廷間遣使勞邊冠蓋旁午及歲時燕犒蕃酋將佐皆在坐於堂者肩相摩立於庭者足相重庖廚吏舍馬羊之所養檐屬垣比殆不足稱連帥之居自文正公固欲闢大之至丞相增葺殆半而未備獨韓康公嘗建鼓門爲闕壯餘或傾側朽腐矣公曰居室苟美謂施諸家也至官府所以臨人聽治布禮而出威者雖一邑必飭況連帥治哉廼度荒閒地徙館橐橐廡而遠之踰月而公堂成明年春儀門成夏視事之堂成周廊廣除博大而沈深蕃酋將佐若兵民之來執事聽命者知連帥之尊禮行而威申不待聞其號令見其指麾而其精神氣象已足以折

衝而禦侮矣又明年春廼以其餘力築東北隅作堂以燕休而屬補之記其營造之意名堂而榜之補之嘗論公之父子兄弟其謀謀才業固足以相望於前後矣而其一時措置務以便事豈能必同而慶人皆安之何哉竊以謂文正公當康定初元吳叛擾邊中國應敵無寧歲既城大順胡盧而役使其大族明珠滅臧等儲畜益充士可用故文正公欲遂弱賊更有遠略之意丞相當熙寧元豐中洮岷用師諸邊屢深入斥地矣重虛內事外則力不堪故丞相務鎮靜意不在遠略上既專以德懷四夷爲長久慮如前詔書約束顧邊備不可微得帥如龍圖公平居弟勸課撫循舉其廢事和輯其內外吏民若在守不在戰然敵至亦不敢侮樽俎談笑賓醉而樂徹人或不見其有所遣已而成功如此然後可以待機會制倉卒是公父子兄弟所以措置雖各因時有緩急不能無異而慶人享其利則同其皆安之豈不以此哉管蘇綽嘗有所施設以便一時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

至于威因罷綽所爲而後世善其能成父之志若趙括非不能讀書而至於臨事不知合變則奢雖不能難亦終不能善也至於居處土木之美陋雖非事之所損益而勢有所不得儉前人豈皆以爲可忽而不爲顧不暇耳由是以觀公之規模固甚遠當其閒暇充足獨彊本治內至於府庫倉廩無不飭以威屬城而視遠人益有深意豈易量哉匹夫而自爲謀養其力以有爲一家而自爲計愛其財以有用如李牧之爲趙守優游閒暇市租以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椎牛醢酒欲戰不許敵至則入收保固爲勇不爲怯也咎江漢之詩言宣王以文武之命召公者命其孫虎而虎能似之其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古之人君能用其功臣之世以有爲而其臣能不愧其先人之功報上之意者如此故江漢之詩美焉嘗試以江漢名堂敘公爲政本末而刻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鉅野晁補之記

照碧堂記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闌閑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閒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覲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輒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益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爲勝也宋爲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卽府爲南都而雙門直別宮故經衢之左爲畱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待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畱守也始新而大之益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

此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爲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廚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邐靡駟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爲大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動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楹極目天垓野盡意若遐驚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斌湖光瀾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舞客顧而嬉翛然不能去益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相羊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

爲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魯之豪傑憤排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巔祜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已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魯人所館有一日必草去之如始至者有不埽一室者夫一日必草以爲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埽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姑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辯廼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邦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戊戌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九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卷

記

拱翠堂記

有竹堂記

清美堂記

白蓮社圖記

澶州學生登科記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近智齋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

記

拱翠堂記

蕭之南稍東五里曰泉山泉山之勢南峙而北屏左則如濤如雲如虎如蛇騰涌罕感雜襲而相羊右則如車如蓋如人如馬逶迤雍容離立而孤驤中則平原綠野桑柘禾黍井閭溝沍什伍而縱橫泉出于山夏冽而甘冬水落山瘦泉渟而不冰泉旁土腴潤宜九穀百果衆物皆夥其南踰百里至于汴舳艫萬艘以輸賦于京師以下入于江淮瀾荆湖閩廣其北不五十里至于泗商賈游士之載者自大野以東西通于齊魯趙魏之衝以下達于淮入海而泉山介其間其境勝而土樂又甚易至也然往來者旁午而莫之聞雖余少長數舍間亦莫之聞也豈人皆不知山水登臨之可樂而事驅之惟其憧憧而過者皆有求於汴泗而無求於泉山故泉山雖近而莫之聞尚有美於此者或去城郭益遠居人勝士足跡之所不至而田夫野老常

居之林以爲樵蘇爲逋亾聚而泉以爲漚以飲牛馬千百歲而無過焉者也且物固無情於所遭而遺天地之美爲可惜又東北俗椎魯雖信美或不知擇而居居之或不愛愛而不以語人語人而不能夸以大之故皆不顯蓋如嶧山靈岩或有名秦已來或名天下四絕處與齊境諸泉皆清冷鳴射如線如珠仰出奇異以皆在東北下國僻處故聞者往往不道道之亦未必信況未有名于昔者則雖近而莫之聞亦無足怪也而實君師道世居於蕭恬澹寡者好嘗爲一尉卽拂衣去讀書賦詩不以取名而以自娛故能獨得泉山而居之居之而愛然不以語人不夸以大之曰此樂神所祕吾非不能與人同之從我者寡也然士之慕君者時往焉故泉山因以知名而師道沒十年其子明遠始益築圃疏沼爲亭爲庵而面勢作堂臨泉之上盡山之勝以其四達而望皆山也則以拱翠名之曰雖然不能盡也頃余固以聞師道於徐之君子後謫佐宋都始識明遠於國子生中出師道詩讀而

愛之而明遠因道拱翠勝絕且圖其圃以來求文

爲記而余未至泉山也然少游吳愛富春四合皆

山民居蟻附山上而中大溪蜿蜒貫之嘗自言仕

宦幸至縣令當求富春然吏居不可久也又竟不

得況田畊耕稼終身優游之樂哉又嘗聞膠西牢

山有老人七八輩不出山食其山中藥皆百餘歲

耳聰目明意甚慕之而念不可以遠墳墓欲築室

故緡城東以老而緡去山遠相其原阜見似山者

而喜則泉山之往來余懷可知矣而明遠方年少

氣銳日夕治其業爲揚名顯親事則雖其居之勝

草木日茂池檻日修而有時去之得不爲援鶴林

澗之辱且拒哉咎漢隱者王儒仲與令狐子伯交

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因遣子奉

書儒仲車服甚寵而儒仲子方耕見客不能仰視

儒仲愧焉其妻曰始君志何如今子伯之貴孰與

君高而慚兒女子乎儒仲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

共終身隱邀余以謂師道潛德不愧儒仲而明遠

溫恭慕義非儒仲子比且功名可求也其成有命

則明遠固不得以彼而易此也

有竹堂記

濟南李文叔爲太學正得屋於經衢之西輪直於
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
竹勝諸棟間又爲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
堂中埽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爲文章日數十篇不
休如繭抽緒如山雲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
發須臾盈卷軸門窗几案婢僕大馬目前之物有
一可指無不論說形容彊潮而故評之以致其欣
悅而於竹尤數數也顧其地狹而卑天雨榛蕪如
蛛之織河柳兔葵之所交橫而蒙翳人不知其竹
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下而語之讀壁間記仰棟
而指其勝曰吾固詔客矣客輒然而笑曰今天謂
川之千畝淇園之林與南山之造天而蔽日者其
大若杯若盂若桐梓之軀其膠練岫岩之上而臨
百仞之淵不特出屋檐而摩牆堵也算春者春雷
隱山萬竒奮角如犀兕作籜解而出碧一日百尺
彌望不可以極於時刀斧之取材者度徑圍而得

之大小齊一西轉巴笮南引江漢浮渭而亂河固束縛屬而下者爲筒爲干爲屋椽捷箇千丈之笮徧國之藩籬是賴與竅而比夫律呂以悲哀娛耳者咎聲滿天地也是其旁之人室廬竹也用器竹也爇而薪者竹也以貿米鹽而出之其鄰境者竹也夫此人豈知竹之愛偷然而喜諄諄然語人而以夸之曰吾居有竹也哉文叔亦輒然而笑曰不然夫物安知其貴賤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藍田以抵鵲沈爲美木而交趾以爲槃食羶白鸚錦雉山中以醢腊而貴人以百金致茗以爲粥而胡人以爲佩夫物固有以多爲賤而以少爲貴者今夫王城之廣大九塗四達三門十二百坊之基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宮接而垣比車馬之所騰藉人氣之所蒸瀆羣塵百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佚而莫之致而貧者置圖無所況於其他哉然則環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以揭之於棟而名之書諸壁而記之偷然而喜諄諄然語客而以夸之不亦可哉且竹之美替人

以比德松柏在冬夏青青君子之所獨也以夫少猶貴之使余得見夫渭川淇園與南山之蒼蔚者而遊其間雖多固不可賤也夫多猶不可賤而又況其少哉客曰唯雖然吾聞替王子猷好竹嘗曰安可一日無此君聞吳中士大夫有佳竹欲觀之徑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欲畱而不可將出主人閉之因盡歡而返今文叔居有竹文叔姑亦洒埽儲具借不邀客客將造門坐堂上不去曰竹固招我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潁川晁補之无咎記

清美堂記

替柳子厚名愚溪而居而溪之神見夢曰余甚清且美爲子所喜子幸擇而居余而辱余以無實之名以爲愚耶子厚與之辨其言信激而有理須城王景亮以爲不然曰夫物之名物之實也且子厚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也士而矜其能不自愛以近權利而取悔未始病其智也而曰我固愚余羞之在州里則賢不肖小大皆趨焉行四方則人慕

交之居朝廷則附者衆若此皆自以爲吾智能得之而余以爲有命故余進則不敢以智徼其所難而退亦不敢以余力之所無如何而受余之愚責汝之陽廬泉之上其南大澤其土腴其生物夥而可悅築圃而居之爲堂以臨廬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謂甚清且美者合而名余堂廬泉之上多楊柳茂木可休而坐釣魚以忘老杖而望北山雲氣之浮游可接也其前岡阜陂隰摧囀而深浸青齊之往來者歧路迤靡牛羊麥禾膏野極望鳴鶴鶴而下鳬雁也余又種花其旁爲錦堤鑿堂之東西爲池植柏其唐以達于門爲逕爲臺爲庵爲亭以出眺而入息以與賓客坐而談笑爲樂叢竹雜果奇石異草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悅者甚衆也獨泉乎哉且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人之所處要地僻壤改其度也然世之人出入乎官府而往來乎塵市者朱墨僮僕之與居米鹽諠啾之與曹雖有物境可以澄耳目而曠心意者不暇一接則物雖不以要地僻壤所處者改其度而自人觀之異矣而

余終歲優游焉於此則所謂清美而可悅者非余獨得之哉而所爲名余堂者亦豈非以其實耶柳子厚以謫居遠方一旦得官捨而去孰與余常有此也於是求文潁川晁補之以記之補之曰嗟乎管之君子進則急於功名不暇擇當否退而懟不逢則誣溪谷草木以自解說豈不過甚矣乎若景亮進不干時退而處其常斯可矣近時豫章黃庭堅魯直有美名其羈旅於魏嘗歌曰廬泉之瀕可忘死補之愛焉然補之亦未嘗至廬泉也獨嘗以事出鄆之東郭見其川源土俗之富意固樂之而補之先君又葬於濟濟與鄆澤南北也庶幾它日過景亮臨斯泉一醉解吾纓而濯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白蓮社圖記

廬山白蓮社十八賢者始晉太元中雁門正覺法師慧遠愛此山卜居之而河內覺寂大師慧永先居西林故法師所居號東林云法師神明英越初從太行釋道安落髮道安知其能使道流東國者

也時諸方名德聞風而至與同修淨土之社者甚衆而十八賢者社中之傑也曰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竺道生慧持慧嚴曇恒道暲道敬曇詵內有士曰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合十八人而佛馱二尊者劉賓人皆神僧也餘各有異跡又法師最善陶淵明陸修靖兩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漁人嘗網得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也後商人於東海得其圓光以合像若符節陶侃嘗取之旋失去至是法師禱之江上出焉永公室中嘗有虎或畏之卽驅上山去恒公行有鹿馴擾耶舍赤髭呪水洗弟子足使閉目但聞風聲自龜茲一夕至姑臧跋陀羅嘗見彌勒兜率天上得不還果有釋迦舍利三顆及羣士等皆有異跡見於其傳則法師可知已初法師送客常以虎溪爲限最厚陶潛陸修靖偶送兩客不覺過溪然陶忘懷得失晉宋間一人耳修靖後得道度世兩人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傲物嘗求入社法師以心雜止之靈運不恨也爲鑿二池種

白蓮後名其社云殷仲堪之爲荊州也時入山修敬故圖中所繪陶陸謝殷在十八人之外今龍眠李公麟爲此圖筆最勝然恨其畧也故余稍附益之凡社中士十八人非社中士四從者若干馬六蓋人物因龍眠之舊者十五他皆新意也菩薩像倣侯翌雲氣倣吳道玄受塔天王圖松石以關仝堂殿雜草樹以周昉郭忠恕臥槎坐藤以李成崖壁瘦木以許道寧湍流山嶺騎從韃服以魏賢馬以韓幹虎以包鼎猿猴鹿以易元吉鶴白鵬若鳥鼠以崔白余自以意先爲山石位置向背物皆作粉本以授畫史孟仲寧使模寫潤色之余幼慕無生法憶世網不得出貶玉溪時道廬山愛而欲居不可家緡城八年時往來於懷也至爲思山辭十數醉輒歌之初見李圖悠然忽如蠟屐扶杖行其中故爲此圖特盡意

澶州學生登科記

周公封於魯禮樂傳焉孔子生於魯六經出焉學之爲聖人事其求莫近於魯也孔子曰魯衛之政

兄弟也魯衛固兄弟而政豈兄弟也耶雖然周公
 教康叔以求商之遺民賢人君子長者康叔能修
 之武公文公有文章道化蓋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者於詩具在也孔子取之適衛而言曰庶矣哉如
 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聖人之於衛亦不可無澤也
 秦并天下立州郡至於今不改而君角之亾地澶
 卽其墟始余自南州求濟中流而歎知衛之美也
 登南北城而望則山川迤靡圖記可指蓋楚公頓
 丘泉源淇水湏漕之地仿佛而在其詩曰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則原其國俗好
 學而樂善本於餘習者如此自季札見夫五人者
 以謂衛多君子其國無故則其所從來者舊矣非
 特孔子時爲然也而秦漢以降士或忘其故習不
 醇乎文學之緒有夏育尚氣任俠之風述往事者
 不善子羔脫身於孔氏之難而喜道仲由結纓於
 臺下之勇也蓋莫盛於漢質直如汲黯曠時而不
 一人而侗儻喜戰鬪如後魏李崇輩比者迄於五
 代往往而出相望也反而思之然後知治天下病

學校之不設太祖太宗神武不殺四夷屈降真宗
 北巡叛虜奪氣而澶之人始開門相往來人人知
 本農桑勸學校以不忘其故家遺俗之盛士亦稍
 稍能自有聞於時繇學生而取科第者自與國逮
 元豐可攷而記者若干人其一時行事皆有可道
 而不幸窮天且世無人者又不可勝訪斯已盛矣
 今天子以儒術治天下而汲郡韓公之守澶也能
 推天子所以樂儒術之意行之其邦始命其叅軍
 晁補之事邦人諸生而與之游且告補之曰無所
 待而興者豪傑也降是則君子不能無勸焉士而
 知讀書爲儒取科第列士大夫以歸榮其親榮其
 邦人焉亦可尚矣子無乃爲次敘其名氏而記之
 予聞而益喜曰不可一日而不治者三晦之宅猶
 如此目前之事猶如此况人倫所以本乎跨浮梁
 而望大河之奔渾爲馬圖爲榮光神氣之發也獨
 人異哉將必有君子如季札之所道其理然也因
 歷攷其古之所以盛所以衰與夫風聲氣俗之變
 而載若干人者於其後使邦人諸生一過而知焉